

Seeking Luck, Avoiding Calamity, and Choosing Time for Acupuncture: Impact of Nine-Palaces and Eight-Winds Theory on Traditional Time-Acupuncture Methodology

Lei Li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mail: llie@hku.hk

Received: May 29th, 2015; accepted: Jun. 13th, 2015; published: Jun. 17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Nine-Palaces and Eight-Winds Theor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ime-Acupuncture Methodology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Nine-Palaces and Eight-Winds Theory initially is only an astrological method for good and bad judgment, but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used it to explain the etiology and pathology of human disease, and the accounts for good or bad have a new meaning. It is a two choice to pursue good fortune and avoid disaster that determi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raditional time acupuncture treatment, or on time, or evasive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ine-Palaces and Eight-Winds Theory, the Traditional Time-Acupuncture Methodology emphasised to correctly grasp the treatment time and treat it as a precondition for clinical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ch not only fully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time that pursues good fortune and avoids disaster in the "Book of Changes" philosophy, but also deeply show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Nine-Palaces and Eight-Winds Theory, Pursue Good Fortune and Avoid Disaster, Traditional Time-Acupuncture Methodology

趋吉避凶，择时针刺——九宫八风学说与传统时间针法

李 磊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香港

Email: llie@hku.hk

收稿日期：2015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15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15年6月17日

摘要

本文探讨了九宫八风学说对传统时间针法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认为九宫八风学说最初只是预测吉凶的星占方法，但《黄帝内经》中采用九宫八风学说来解释人体疾病发生的病因病理，吉凶的占断却具有了新的意义。正是趋吉避凶的两分取舍确定了传统时间针法的基本原则，或者按时施治，或者因时避忌。在九宫八风学说的影响下，传统时间针法把正确把握治疗时间作为针灸临床的首要条件，不仅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趋吉避凶的时机观，也深刻展示了传统中医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

《黄帝内经》，九宫八风学说，趋吉避凶，传统时间针法

1. 九宫八风学说

九宫八风之说见于《黄帝内经》中的《灵枢·九宫八风》、《灵枢·岁露论》等篇。《灵枢·九宫八风》中说：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始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徙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1]

这里叙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属于易学的占星术。太一又称“太乙”，亦即北极星。北极不动，北斗旋转于外，称为“太一移居”或“太乙移居”。从冬至之日开始，对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太一依次移居八方之宫共三百六十六日；而在各宫之日，太一则按照洛书九宫八卦的顺序，从一至九，日游一宫。《灵枢·九宫八风》中载有一幅九宫八卦八正图，其内容与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十分类似。

2. 九宫八风学说与占断吉凶

推算太一移居是为了占断吉凶，这是九宫八风学说的本来面貌。《灵枢·九宫八风》中说：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旱)。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沙石。”^[1]

然而《黄帝内经》中的九宫八风学说所强调的却是占断八正之风的虚实。按照《灵枢》的九宫八卦八正图，八卦分配九宫，各有方位，而八方则与八正亦即八个节气相应。从太一所居方位而来的八正之风为实风，如春季东风、秋季西风之类，实风主生养万物。从太一所居方位相反方向而来的不正之风则为虚风，如东方婴儿风、南方大弱风之类，虚风主伤害万物。

《灵枢·九宫八风》中说：

“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其气主为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风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1], p. 127)

《灵枢·岁露论》中也说：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风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温不风，余贱，民不病；天寒而风，余贵，民多病。此所以候岁之风(残)伤人者也。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巳，不暑，民多瘅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1], p. 132)

中医理论中“虚邪”、“贼风”的概念即肇始于此。风不当位，故称“虚”；不正之风，故称“邪”；伤害人体，故称“贼”。虚邪贼风可以致病，因此要知日审时，谨候虚风而避之。《灵枢·九宫八风》中说：

“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故圣人曰(曰)：‘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1], p. 127)

3. 九宫八风学说与针刺宜忌

九宫八风学说属于易学，但是《黄帝内经》中采用九宫八风学说来解释人体疾病发生的病因病理，吉凶的占断却具有了新的意义。八卦是世界万物的征象，而趋吉避凶则是《周易》哲学的指导思想。疾病的的发生既与空间有关，也与时间有关；人道应于天道，易学中的时空观念同样适用于医学。以洛书九宫八卦为占算基础的九宫八风学说开始在医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

例如，《灵枢·九针论》中说：

“黄帝曰：愿闻身形应九野奈何？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左毛(手)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应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渍治之，是谓‘天忌日’也。”([1], p. 129)

这里是把身形九部与天之九野相应。身形九部、天之九野、太乙九宫、八正节气以及干支值日都彼此关联，所应之日即为“天忌”之日，因此针刺治疗痈肿必须要有所避忌，顺则为吉，逆则为凶。

4. 九宫八风学说与传统时间针法

吉凶是行事或失或得的象征。《易传·系辞传上》中说：“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2]又说：“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2], p. 57)吉则可得，凶则有失；得则有所作为，失则不宜行事。这样，九宫八风学说趋吉避凶的思维方式便为针灸的时间治疗提供了极为简单的是非取舍，或者按时施治，或者因时避忌。

在《内经》时代，针刺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而诸多的时间针法正是在趋吉避凶的易学思维模式指导下形成的具体产物。施治时间有吉有凶，针刺治疗自然也应该有所选择。按时刺灸着重于按时择经选穴施治，针灸日时避忌则注重针灸施治的禁忌时间以及与此相应的针灸部位。虽然这两类方法表现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时间因素对针灸效应的影响，实际上揭示了同一事物本质的两个不同方面。

《内经》以降，后世创立的许多时间针法都明显受到了属于易学的九宫八风学说的影响。例如，元代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载录的飞腾八法[3]，明代徐凤在《针灸大全》中载录的灵龟八法[4]，都是按九宫数纳卦开穴。唐代《千金方》、《子午经》等医学文献中载录的九部人神禁忌[5]，是以九年作为一个循环，人神每年顺移一位，周而复始；而宋代《黄帝明堂灸经》载录的尻神忌[6]，则是把九年和九宫顺序相配，尻神每年巡行一宫；凡人神所在部位和尻神所在部位，均不可针灸。

元代窦汉卿的《针经指南》记载了太乙忌的日时避忌方法，取九宫方位和人体各部相配，离应躯干上部，中央应躯干中部，坎应躯干下部，巽、坤应左、右上肢，震、兑应左、右胁，艮、乾应左、右下肢；从所在之宫的所主节气开始，太乙日游一宫，始一终九，至九日而复返于一，周而复始；太乙游至处，禁忌针灸([6], p. 170)。

很明显，这里叙述的仍是九宫八风学说的内容。

5. 结语

九宫八风学说最初只是预测吉凶的星占术，《黄帝内经》应用九宫八风学说来占断八正之风的虚实吉凶，无疑借鉴了易学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医学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正是趋吉避凶的两分取舍确定了传统时间针法的基本原则，或者按时施治，或者因时避忌；知时察机，因时制宜。在九宫八风学说的影响下，传统时间针法把正确把握治疗时间作为针灸临床的首要条件，不仅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趋吉避凶的时机观，也深刻展示了传统中医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佚名 (1956) 灵枢经 (影印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126.
- [2] (1987) 朱熹周易本义 (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56.
- [3] 黄龙祥，主编 (1996) 针灸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北京, 446.
- [4] 徐凤 (1958) 针灸大全. 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44.
- [5] 孙思邈 (1955) 备急千金要方 (影印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520.
- [6] 窦桂芳 (1983) 针灸四书. 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 8.